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娇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廷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辘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1 版 (2000 年 1 月)

I 中... 摇 II 辘... 摇 III 中国古典小说 IV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345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开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字数：源万千字

印张：圆张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书号：ISBN 7-111-00000-0

定价：20.00 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 第 一 回 摇摇 感时势唤起女真人 (國苑)
 禱英雌祭陨天空石
- 第 二 回 摇摇 痛国难假扮歌妓 (國苑)
 探宫帷巧遇嬖优
- 第 三 回 摇摇 秋娘重逢故人 (國苑)
 瑶瑟两刺太后
- 第 四 回 摇摇 扮男子瑶瑟出逃 (國苑)
 遇洋人凤葵闹店
- 第 五 回 摇摇 捉女妖君主下诏 (國苑)
 挥义拳侠女就擒
- 第 六 回 摇摇 天香院女界壮观 (國苑)
 秦夫人科学独辟
- 第 七 回 摇摇 刺民贼全国褫魂 (國苑)
 谈宗旨二侠入党
- 第 八 回 摇摇 触党忌连破酒色戒 (國苑)
 示金言大施因材施教
- 第 九 回 摇摇 秦夫人发明电马 (國苑)
 瑶女士误击气球
- 第 十 回 摇摇 湘云大开洗脑铺 (國苑)
 瑶瑟参观国医场
- 第十一回 摇摇 瑶瑟席中晤快人 (國苑)
 琼仙后园比武器
- 第十二回 摇摇 阿妹负气三却姐命 (國苑)
 女杰求学夜半出逃

第十三回	淡花村大賣維新菜 演說壇禍及來賓身	(國樂苑)
第十四回	捉革命追趕女豪 屠男類截殺古渡	(國樂苑)
第十五回	綺琴抵掌論音樂 水母當筵動急泪	(國樂苑)
第十六回	發痴夢哀訴來明女 動笑声靜中悟本元	(國樂苑)

第一回摇 感时势唤起女真人 祷英雌祭陨天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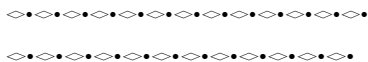
话说中国有个女史，姓钱，名挹芳，年纪才得二九。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生平爱读些书史，讲些政治学问。止见中国腐败危弱，好不担忧。旁边有些强国，今日唱着瓜分，明日唱着压服。虽有一般爱国志士，却毫没点实力。日日讲救国，时时倡革命，都是虚虚幌幌，造点风潮。这位女史真个感慨迸作，悲愤交集。

一日，忽阅欧洲历史，看到埃及女王苦略帕辣一段，不觉长叹一声道：“唉！世界上的势力全归女子，那有男子能成事的么？你看苦略帕辣，她的外交手段，战事权谋，便是绝世英雄也要逊她一着。咳！这样看来，什么革命军，自由血，除了女子，更有何人？况且，今日时代比十九世纪更不相同。君主的手段越辣，外面的风潮越紧，断非男子那副粗脑做得到的。从今以后，但愿我二万万女同胞，将这国家重任一肩担起，不许半个男子前来问鼎。咳！我中国或者有救哩！”说罢，顺手取着一枝笔，便在书上写就一首吊埃及女王的诗道：

惨莫惨于亡国恨，百劫江山几争战。数尽人材到巾帼，长使英雄泪如线。英雄气尽鼓声死，骄虏纵横须发指。娘子军前气不扬，将军麾下色欲沮。虞兮虞兮奈若何？拚将一死报国多。便教头颅成竖子，是谁肝胆继眉蛾？我亦遍索古今史，下至武后上诸吕。雄王雌霸民运微，翘首中原事如此。吁嗟！安得素手纤纤，左金戈右桴鼓，赤洗我国民之耻。

到了次日，便做篇女子世界文，登在《女学报》上。第一项说道：“女子是上帝的骄子，有一种天赋的能力，不容他英雄豪杰，不入我的彀中。”第二项说道：“今日世界，教育经济，以及理想性质，都是女子强过男子。”第三项说道：“男子有一分才干，止造得一分势力。女子有了一分才干，更加以姿色柔术，种种辅助物件，便可得十分势力。”自从这话一出，把个老大帝国，大大震动。都说男子无用了，要想我国自尊独立，除非是女真人出世方可。内中有好些出洋女学生，设立几个女子革命会，鼓吹革命风潮，真个波涛掀舞，风云变色。也有意气扬扬，把罗兰约翰亚尔德自

众侍臣下坛观看，乃是一块大石，四面玲珑，祥光万道，瑞气千条。上面有三个大字，确是古代蝌蚪。侍臣慌忙来奏。止见胡太后兀自惊神未定，面无人色。两个侍女，夹扶而坐。闻听这言，好生奇异，即着侍臣，雇领人夫抬进宫内，自己复乘凤辇回宫。



不图这件事情，一时电传各国，各派有名天文师前来考究。有说天空流石，常有落下，不足怪的；有说天空陨石，各国都有，那有这等光彩。考其体质，及其落的速度，必定从月球来的。一连考究许久，你执一说，我主一端，害得胡太后越发疑上加疑。即下一个上谕道：“有人认出这石的，赏赐举人。”自从这谕一出，便有许多应募，大臣保举的也不计其数。太后一一召来问讠，却都说得支支离离，不合太后的心意。忽然一个大臣，上前跪奏道：“臣保一人，可破此惑。那人姓茹，名古师，生平爱讲金石、钟鼎，古代文字一见便知。若能认出这三个大字，这石来历，自然清白。伏请皇太后定夺。”胡太后喜道：“呵！你们有什么好人，快与咱们召来！”那大臣即时叩头而退。

不一时，带领一个人来。身材短小，须发苍白，背隆腰倮，远远地望着胡太后，磕了几个响头。唱道：“请皇太后圣安！”唱罢，爬起身来，溜到石头边前。左一相，右一瞧，足足瞧了一晌。又在袖中取出两本书来，对了一对。走到太后跟前，跪奏道：“启奏皇太后。臣谨按秦钟、汉鼎、禹碑……”太后作色道：“认出了，好好儿说来，别要支支吾吾，咱们不爱听。”慌得茹古师呆了半晌，方才吞吐说道：“这叫女蜗石。”那位大臣慌忙从旁奏道：“恭贺皇太后，女蜗石下降，应主慈圣中兴之兆。”太后听了，喜得目笑神扬，乐不可言。即在袖内拿出一张纸条，递与那大臣道：“好，好！这还是个读书人，赏他一个举人罢！”茹古师欢欢喜喜，谢恩而退。次日，便有许多大臣上表贺喜。各省督抚，也是电贺的电贺。太后又叫了几个班子，在春暖园演戏。亲王大臣都赐了宴，便是水仙花、灵芝草，都加了头品顶戴。热热闹闹过了几月。正是：

大富贵亦寿考，赢得几时春梦好，念到国亡家破日，铁石也应泪稿。不是钧天哀怨，顽石精灵，怎够得素手蛾眉，搅得江山觉。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却说金瑶瑟在妓院屈辱已久，想把那些亡国奴隶鼓舞起来，却又是些麻木痿痹，拉扯不动的，心中好不悲愤。正想得个机会，再设方法。忽闻日本公使夫人请他说话，满心欢喜。即时叫副马车，跑到公使馆前。下得车来，止见公使夫人已在门前等候。瑶瑟慌忙行个西礼。来到客厅，彼此坐下。瑶瑟又操着日本话，寒暄几句。公使夫人惊道：“娘子几时到过敝国？”瑶瑟道：“四五年前，曾到贵国留学一年，后来是由贵国到美洲的。”公使夫人慌忙起敬道：“呵呀！原来是留学生。失敬，失敬！”瑶瑟也谦让一番，彼此复坐下。

少间，谈及时势。公使夫人叹道：“唉！贵国生死存亡，全靠你们留学生了！贵国官场是不中用的。我们旁观人，好生气煞。”瑶瑟道：“好说，好说。我国留学生虽多，却都没点实力，那像贵国维新时节，那般志士的赴汤蹈火气概；二来我国政府，拿着一般学生当着乱臣贼子，杀杀斩斩，好不狠毒。唉！夫人，敝国与贵国是个兄弟邻邦，两下唇齿相依，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敢倾心吐胆，对夫人说，据今日时势看来，欧力东渐，黄种势力日日弱小。咳！这个机关，止算东亚全局的兴亡了。”说罢，两泪汪汪，如滚而下。公使夫人也是个感慨不已。复问道：“娘子既有这番热血，为何又失身在妓院里？”瑶瑟长叹一声道：“唉！夫人那里知道，我本想在畜生道中，普渡一切亡国奴才。那知这些死奴隶，都是提拔不上的。”公使夫人又起身致敬道：“难得，难得，难得这副爱国心肠！我今问你，今日尚欲怎样？”瑶瑟道：“国家事情倒多得很，止是须人辅助，独力难支，奈何！”公使夫人慨然道：“我虽不才，愿助一臂之力！但不知现今有甚良策没有？”瑶瑟大喜，即时俯伏在地，拜了又拜。公使夫人慌忙回礼道：“娘子何必如此！有事止管说来，决不相负。”瑶瑟道：“于今一不要夫人伤神，二不要夫人淘气，只要如此如此，我全国便感恩不浅。”公使夫人闻言，踌躇一番，复慨然应许道：“使便使去，便有国际交涉，我自当罢！”商议已讫，忽报胡太后到了。日本公使夫人慌忙使瑶瑟避至后房，自己具礼服出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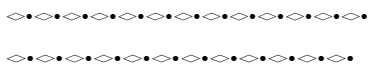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止见太后下了凤辇，侍女鱼贯相从。见了公使夫人，大笑道：“咱们是邻国，怎么这样客气来？”公使夫人也满脸赔笑，恭维几句，请到后厅，献了茶。公使夫人问道：“请问陛下，近日俄国交涉是怎样办的？”胡太后笑道：“那个事情，让他们底下人做去罢，咱们那里管得许多！”公使夫人闻言，暗暗吃惊。少间，太后又问道：“咱们不知道贵国与俄国交涉，又是怎样办的？”公使夫人道：“大约总要开战才好。”胡太后作色道：“呵！这开战，是不好耍的！咱们意欲和贵国调停调停，不知道贵国怎样意儿？”公使夫人笑道：“是的，是的。多谢陛下盛意。”正说之间，忽报各国公使夫人都到。日本公使夫人慌忙出迎，请到厅内，与太后相见。彼此用翻译问答一番，即有几个二毛子把酒席摆上。胡太后坐在上面，各公使夫人都排坐两旁，欢欢喜喜，互酬一番。席间，日本公使夫人起身对太后说道：“敝国有个妓女，姓内田，名金子，学得贵国一些歌唱，又通贵国言语。意欲叫出佐酒，不知陛下钧意如何？”太后闻言，喜道：“好，好！咱们正想这样。”日本公使夫人即对侍女说道：“快叫内田君出来。”

不一时，止见里面一位女子攀帘而出。头戴意大利精细草冠，身穿法兰西海绒燕服，面映朝霞，目横秋水，真个太真再世，飞燕复生。来到席前，先向太后作礼，次

万马蹂躏起风波，是谁招得瓜分祸。祸祸祸，几时春梦几时破！
那堪故国恸桑麻，隔江忍听后庭花。花花花，今日天下是谁家？
自古亡国多妇女，唐有武后汉则吕。吕吕吕……

昌昌昌，可有秦政按剑起。

且说这妓女那里是什么内田金子，原来便是瑶瑟。胡太后闻听席中所歌，心中也早已明白。正是这时正拿着媚外手段，碍着日本公使夫人情面，所以假意奉承，并非出自本心。一到宫内，便叫太监，远远地收拾一间偏房，把瑶瑟安置。饮食用具，都由太临送来的。一连半月，并未见面。瑶瑟好生烦恼，即时仗着胆，往宫内四处张望。过了一个曲廊，廊外好些花木，两廊都有房子。瑶瑟信步而行，弯弯曲曲，来到一个所在。画宇雕梁，大理为阶，下铺毡毯，屋内音乐书画，金石钟鼎，无所不有。里面端的有十来宫女，在那里嬉笑。望见瑶瑟，即时停笑，大家望着。瑶瑟想道：贼后住处，当离这里不远了。即时上前，与宫女作礼。慌得宫女手足无措，以手及额，又以手摩髻。瑶瑟心内好生笑得难忍，问道：“请问众位姐姐，老佛爷住在何处？”



有一年壮宫女答道：“由这里行到左边，过回廊，又往右行，行过乐园，至大宫，往内行，行到第五层，便是了。”瑶瑟点头记得，如言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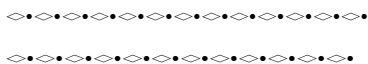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果然行到一个花园，举眼一看，好不华丽。止见那四时花草，云灿锦簇。假山若银，流水如镜。奇鸟异兽，无不毕陈。池内以蜡作假荷，花叶华肖。树枝之上，皆饰锦绘。瑶瑟想道：这里都这样奢华，不知春暖园又是怎样？亏得我那同胞，好些膏血与这后这样行乐。若要兴学校，办新政，便说没款哩！一边想，一边行。忽然远远地来了一个太监，瑶瑟举眼一看，好似认得浑熟。行到眼前，陡然心上记起一人。顺手扯住袖端，大声叫道：“莲花郎陈六，怎么私到这里？”吓得那太监战战兢兢，魂飞天外。正是：

宫墙不断巫山路，后庭欢乐方未曙。

不是慧眼抉隐私，怎识秦王有假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宫女慌忙挡住道：“老佛爷还没起来，有事请缓。”瑶瑟道：“我是大日本国妓女，奉太后谕旨召来的。”宫女闻言不敢挡阻，让他进去。瑶瑟进得房来，行到芙蓉帐前。掀帐一看，止见胡太后向里睡着。瑶瑟不觉怒从心起道：“好贼婆！我四万万同胞何罪，今日活活断送你一人之手？久想生食你肉，今日还不下手，更待何时？”



即在衣襟间，取出一双象箸。原来这象箸中，藏有电气，中人必死。方欲放时，止见太后梦寐之间，将身一转，瞥眼望见瑶瑟，惊道：“内田君，怎么擅到咱们寝宫来？”瑶瑟大吃一惊，忽然计从心生，慌忙与太后作个礼道：“许久未见陛下，心中思恋得很。今有敝国顶上象箸一双，意欲献纳，又不知道贵国礼节，所以冲冒得很。”胡太后在被内，伸手来接道：“将来与咱们瞧瞧。”瑶瑟便将象箸递上。太后拿在手中，略略一看，即唤宫女拿去。呼着瑶瑟说道：“内田君，没事宫内玩玩，咱们用你时候，便来请你。”瑶瑟无奈，止得应着。

正待回身要走，却见太后欠呵一声，眯着眼又睡觉。瑶瑟心内想道：“这贼婆合死！象箸虽被拿去，衣袋尚有炸药，今日与他同死罢！”即时伸手，在衣袋内将炸药取出。正欲施放，忽见太后将眼一开，问道：“内田君，手中拿着什么东西？难道图害咱们罢！”吓得瑶瑟满心惊慌，遍体麻木。连忙上前伏罪道：“不敢，不敢！陛下为何说出这样话来？妾因敝国药学博士发明一种仙药，能返老还少，却病延年，要想献纳陛下。前次一时忘着，所以随后补献。伏祈陛下，千万莫罪！”说罢，将炸药呈上。太后接在手中，看了又看，瞧了又瞧，总总看不出破绽来。将药放在枕边，对瑶瑟说道：“你们那里有这多礼物，咱们享受不起。快快出去罢！”瑶瑟即时怅怅而出，跟着原路，行到花园。又遇着太后旧宠桃和美，把他瞧了几瞧。

瑶瑟忍着气，来到旧房，和衣倒在床上。气了又气，恨了又恨。心内想道：“这贼两次要落我手，为何都被看破？倘若一时把他刺死，我同胞岂不去了一个大害？咳！天公，怎么俄国虚无党偏偏教他成事，倒是我瑶瑟便做不来吗？一连想来想去，肝肠都烂。看看天色已黑，宫内已上电灯，闭着门又闷了一番。忽然门外推敲甚急，瑶瑟慌忙起身开门。止见宫女秋娘，面色仓皇，走进房内，扯住瑶瑟的衣襟说道：“妹妹，你要走！发作了！”瑶瑟慌忙问是什么缘故。秋娘道：“妹妹，你自己做的事，难道还不晓得么？今晚莲花郎陈六又到宫内，已将妹妹的姓名来历告知太后，太后好生发怒。妹妹所进的象箸、炸药，都被他们看破。再迟一刻，你便性命难保。妹妹，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还要快逃为上。”一边说，一边拉着瑶瑟的衣襟，急急行到后面，指道：“过了这一重，往右直行，再过三重，便可出去。”说罢，分手去了。瑶瑟慌慌张张，那里辨得清白，左穿右行，行到点多钟久，还没有寻着门径。急得汗如雨下，肩背都湿，暗暗叫苦道：“我瑶瑟今日白死也！急忙敛着神，定睛一看，前面一个太监带着半醉，摇摇摆摆，唱着二簧而来。瑶瑟急中生智，呼着太监道：“是那位公公？我是大日本公使夫人差来的，快快送我出去，重重谢你！”太监那里晓得，把瑶瑟衣服一看，急忙上前请个安道：“是奉什么差事来的？有慢，有慢。请跟

咱们来罢！”说罢，上前引路，把瑶瑟带到宫外，回身去了。

这时瑶瑟到得宫外，夜已深沉，回顾徬徨，无处可归。身上又没一钱，好不危急。忽然眉头一皱，想出一个计策道：今夜何不到客栈里暂且安歇，等待明日，再作道理。主意已定，即时叫副马车，跑到客栈门前。喜得主人是旧日相识的老主顾，望见瑶瑟来了，大喜。拿出两串京钱，开销马车去了，请瑶瑟到后房安息。瑶瑟一夜那里合眼，在房内踱来踱去，翻思覆想，好容易挨到天明。到了次日，闻听满城内外，捕帖已到。警察异常严密。到此好生没法，止得依旧在房前踱来踱去。忽然背后一人，一把扯着瑶瑟道：“你好大胆！谋刺慈圣，尚不知死，还在此摇摇摆摆，你好大胆！”吓得瑶瑟魂飞魄散，面如死灰。正是：

民贼猖獗炎天日，志士蠢身殉国时。

一槌未遂儿女愿，空向帝公抱怒痴。

不知瑶瑟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逃 出 瑟 瑶 子 男 扮 摇
店 闹 葵 凤 人 洋 遇

话说瑶瑟闻听那言，骇得浑身发战，面无人色。即时返身一看，原来不是别人，便是前在美洲同学一个女友，姓伍，名巧云。生得容貌端正，天性磊落。瑶瑟拍着胸，笑骂道：“竟此鬼头鬼脑，吓煞我也。”巧云大笑道：“你自心惊，谁骇你来？”说罢，二人携手同进房内坐下。巧云道：“自从姐姐别后，妹妹各处打听消息，那有一人知道？昨在日本公使馆闻听公使夫人说，姐姐已进宫内。妹妹满心欢喜，以为大事可成。那知天违人愿，意弄出个大大破绽来，真正令人气煞！但不知姐姐这时还不逃走，是甚意儿？”瑶瑟叹道：“说什么意儿不意儿，这时身没一钱，要我逃往甚地去？”巧云道：“呵！原来如此！妹妹这里有钱。便叫女仆凤葵同姐姐一行出逃如何？”瑶瑟道：“使便使得，止是无地可投，怎生是好？若是外国，我便无颜去得。”

巧云笑道：“我国山河万里，怎说无地？我今告姐姐一个所在，那处最好藏身。不知姐姐情愿否？”瑶瑟恍然大悟道：“莫不是天山省，中央妇人爱国会么？”巧云拍手笑道：“是了，是了。”瑶瑟道：“彼会昔日的宗旨，专扑民贼，与我思想最合。但不知近来又是怎样？”巧云道：“他的宗旨始终没有变的。妹妹现今做了他的会员，所以知道很深。十日以前，由妹妹带来会中绝色少女十人，专嫁与政府中有权势的做妾。今已一一嫁讫，再迟几日，定当发作了。”说罢，复又扬扬得意，对着瑶瑟道：“姐姐，这时政府性命，已到我们手中了！”瑶瑟闻言，好生拜服。二人又细细聚议一番。看看夕阳欲坠，天色将晚，巧云站起身来道：“姐姐，事不宜迟，趁着今晚，好搭火车出京。我看凤葵回来没有？”即时出房去了。

不一刻，见巧云左手拿着两封银子，右手拿着两套男衣。后面随着一个女子，又黑又肥，年纪不过二八。巧云进得房来，对着凤葵道：“这是我姐姐金瑶瑟，你要好好扶侍，路上不要贪杯闹事。”凤葵走进瑶瑟身旁，唱个喏，竟似一个壮士。瑶瑟不觉大喜。巧云打开衣服，与二个换讧。临别又嘱咐道：“这女仆虽然刚侠好义，却喜生事，姐姐要好好教他。这栈里伙食用费，待妹妹发给。”说罢，三个珍重而别。主仆二人行出店外，叫副马车，跑到火车场头，那些警察那里认得。不一时，二人同上